

玉石大师是这样炼成的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玉虫”？不只在于懂玉，关键在于懂人。



唐大伟◎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唐大伟◎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虫 / 唐大伟著.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155-0914-3

I. ①玉…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9644 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玉 虫

作 者 唐大伟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914-3
定 价 2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 录

001	引子
003	第一章 婚姻大事
031	第二章 海派玉雕
058	第三章 美玉挡灾
086	第四章 夫妻缘尽
112	第五章 大开眼界
140	第六章 新疆之行
167	第七章 重回岫岩
195	第八章 玉人和一
220	第九章 名至实归
249	尾声

引 子

佟一琮最怕的女人是他老娘。老娘话少，不啰嗦，从没骂过他。可他觉得老娘身上有妖气。儿子把妖这个字用在老娘身上，实在不合情理。佟一琮想不出更贴切的。妖，实在是最适合了。

老娘总能预知一些事，三言两语地点给他，再问，却一个字也不肯吐了。多年后的事实验证，老娘的预知，一一应验。

第一件应验的事，是佟一琮周岁时。按照岫岩的规矩，孩子周岁了，一定要抓周。佟一琮左手拿了一块石头，那是岫玉中的籽料河磨玉，现在这块玉做成的平安扣就系在他的脖子上；右手拿了块石头，是岫玉中的山料黄白老玉，现在这块玉做成的摆件正放在佟一琮工作室。

据说，当年老爹看到他抓了两块玉石，七窍生烟。发誓，绝不让他当玉匠，要改改佟家的风水命脉。老娘在一边咯咯地笑了。笑完，冷冷地说：命定的事，谁都逃不过；只是可怜我的儿，怕是多磨难，定要娶两房了。老爹听完，脸色铁青。

第二件应验的事，是一晚他在梦里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上面赫然写着“大师”，这让他又惊又喜又愧。醒后，便将梦中所见景色、环境、房舍，包括室内装饰一一画出，并在上面莫名其妙地写上“佟一琮工作室”六个字。



老娘看后,写了十六个字:“梦里依稀,求者戚戚,闽者为伴,天地澄明。”

佟一琮问老娘是什么意思,老娘说自己泄露了天机。佟一琮惊讶,作为农村女人的老娘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对老娘,佟一琮因爱而敬,因妖而畏。

第一章 婚姻大事

1

佟一琮的第一件玩具是石头,玉石,岫玉。

佟一琮是满族人。镶黄旗。祖上什么时候到的岫岩,佟一琮不清楚。大概是长到十来岁时,他第一次问了老爹佟瑞国,坐在水凳上的佟瑞国眼珠子一瞪,骂道:小兔崽子,净问没用的事,谁让你进来的,滚出去!

岫岩玉雕匠人都是坐在水凳上琢玉,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佟一琮最爱看老爹在水凳上对着玉石雕刻。可老爹不让他看,更讨厌他在琢玉时问东问西,特别是涉及祖宗的问题。佟一琮索性不问,问了也白问,佟瑞国根本不会给他答案,也许佟瑞国压根就不知道答案。老爹只迷两样,一迷琢玉,老爹只琢岫玉;二迷安玉尘,佟瑞国的老婆,佟一琮的老娘。关于祖宗问题,他如果再问,轻者惹来一顿骂,重者惹来一顿打。他聪明,才不捅那马蜂窝呢,爱谁谁,爱哪来哪来,哪来不一样?哪来也是在岫岩生岫岩长,填表的时候,写上籍贯辽宁鞍山岫岩就可以了,谁会去查十八代祖宗呢?再说了,哪儿能比岫岩好呢?

没读大学以前,准确地说,没正式走出大山以前,佟一琮觉得岫岩哪儿都好,山好水好人也好。春天的青山碧水柳绿花红,冬天的白雪映日苍山雄阔,各时有各时的景色,各处有各处的特点。人也是特纯粹,特朴实,与人相处,个顶个儿都是掏心掏肝,不藏半分心机。那时,佟一琮想,到哪里找这么好的地方,



这么好的人，岫岩多好呀，还找什么桃花源？这不就是现实版的桃花源吗？当然，在他心里最好的还是岫玉，不管是普通岫玉，多彩花玉，带着石头外皮的河磨玉，绿白相间极似翡翠的甲翠，没有一样不招他爱。岫玉里头，做了一辈子玉匠的老爹最喜欢河磨玉，河磨玉外表或者灰白，或者黄褐，内里的玉肉晶莹润滑。佟一琮最喜欢的是花玉，花玉色彩斑斓艳丽，质地温润、细腻、坚韧，颜色变化多端是别的玉石没有的特色，是最能考验玉雕师造诣和灵活性的上等玉雕材料。

出去之后，佟一琮的想法变了。他终于懂得小时候学会的那些成语，诸如井底之蛙、孤陋寡闻等等之类的意思，外面的世界光怪陆离太大太炫。岫岩太封闭，封闭的不仅是因为缺少了一条当时还没有的高速公路，封闭最大的还是根深蒂固不愿意改变的思想。思想大了，天地才能大，岫岩才能出去，宝贝岫玉才能出去，才能像漂亮的国际超模一样，在世界的T台上随便转悠。想到这点，佟一琮耿耿于怀，一脸的愤愤不平，就像自己看中的姑娘，要多水灵有多水灵，可是愣有人说是村姑，没见过世面。他不愿意听到别人拿村姑来比岫玉，岫玉多好啊，距今天七千到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就用上了岫玉，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就是用河磨玉做成的，造型夸张、奇特，兼具写实与抽象手法，结构简洁，质朴而粗犷，满盈着生命力，同时又有着无法言说的神秘感。岫玉缺少一个更大的平台体现自身的价值。这就好比听过的一句话：位置决定价值。同样的一个岫玉件，摆在岫岩的小档口和摆在大都市的精致柜台里，价位何止相差一点点？好东西就应该有好价值，但这个平台在哪里，怎么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对于当时的佟一琮来说，只是一个不明确的模糊念头。

岫岩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之称。佟一琮记事起就听人念叨这句话，上高中他才在心里画了个问号，另外半分是什么，答案明摆着是半分道路和庄园。占了八分的山是岫岩人的衣食父母，山多就有宝贝，宝贝换来柴米油盐，换成点起来哗哗响的人民币。岫岩的山里，除了别处山里常有的蘑菇核桃林蛙，最大的宝贝是岫玉，岫玉有名，列为全国四大名玉之一。玉有灵性，古来就有种种的传说，各种吉祥话也都要带上玉字，像什么琼浆玉液、冰清玉洁、如花似玉、亭亭玉立、金童玉女等等，就连夸奖小伙子帅气，都要讲上一句玉树临风。

岫岩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孩子玩玉,是为了沾沾那灵气,人是浊物,可玉通灵,沾了灵气,孩子聪明。人家的孩子玩玉,爹妈都由着性子,岫岩的孩子哪有不玩玉的?不玩玉的孩子还是岫岩的孩子吗?话是这样说,到了佟一琮这儿变了。只要佟一琮手沾上了玉,佟瑞国就眼珠子一横,眉毛耸立,不说为啥不行,怒气冲冲扔出三字:不许玩!佟一琮第一回听着没当回事,挨了顿揍。第二回听着,也没当回事,又挨了顿揍。第三回听见,吓得七魂没了三魂,浑身打颤,他怕佟瑞国的打。佟瑞国那是真骂真打,只要是随手能抄起的家伙事儿,逮着什么都会落到佟一琮身上,不管脑袋屁股,挨上了就是一块青一块紫。佟瑞国的火爆脾气,除了老婆安玉尘,没人压得住。

佟一琮觉得老娘安玉尘是全世界最俊的女人。要说哪儿俊,他还真说不清楚,就觉得老娘和别的女人不一样,比如那双眼睛里面像是汪着山泉水,清得能照见人心。老娘心灵手巧,别人家孩子穿上什么新衣裳,只要让安玉尘瞧着了,没几天,高仿版的衣服就穿在了佟一琮姐弟身上。打小,佟一琮和姐姐佟一琪的穿着在同学中都是最好的。佟一琮对这事不是特别在意,佟一琪可是要炫耀显摆,每每穿了件新衣服,准会把那两个羊角辫梳得高高的,像要翘到天上去。佟一琪长大了更爱美,看到漂亮衣裳挪不动步,佟瑞国说就是安玉尘给穿出来的,安玉尘说:“哪有女人不爱美的,我姑娘就应该漂亮。”可佟一琮觉得姐姐佟一琪和老娘一比逊色多了,单是那沾火就着的性子,就能要了人命,居然遇到了韩风那样惯着她的男人,可见世间的人也好物也好,都是一物降一物,有着定数。佟一琮认为,老娘最漂亮的是性子,不温不火,再急的事,到了安玉尘这儿,也像石子投进了深湖,至多瞧见眉毛蹙到一起。没人见安玉尘发过脾气,佟一琮小时候以为老娘没脾气,不会生气,稍大点儿看明白了,老娘不是不生气,是生气时和别人不一样。安玉尘生气了,那双原本圆溜溜的眼睛会弯成月牙儿,笑眯眯地看着人,别人都以为她在笑,实际上她是在生气,她生气是体现在说话的口气上,脸上笑着,口气却是凉的,嗖嗖地冒凉气,直接把人拉进北方的寒冬腊月。佟瑞国最怕安玉尘的眼睛弯成月牙儿,一看那样的眼风,他的火气就压下去了。只要安玉尘在,佟一琮玉是玩不着,但肯定挨不着打。

对于佟一琮玩玉这件事,安玉尘的态度和佟瑞国不一样,她由着佟一琮的



性子。但佟一琮怕佟瑞国的打，谁挨打谁知道疼。所以即使玩，也背着佟瑞国。小孩子见了玩，哪还有记性？看到别人玩玉，佟一琮心痒手痒，踮着小脚削尖了脑瓜往前凑，说来也怪，只要是看着玉，摸着玉，他就觉得全身的毛孔都开了，用时髦的话说是全身充溢着幸福感，用东北话说是浑身舒坦。但这种幸福感通常会在佟瑞国那里硬生生地被截断。佟瑞国发现佟一琮亲近玉，便会劈头盖脸的一顿胖揍。佟一琮小时还愤怒地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玩玉，我不能玩？凭什么？这究竟是凭什么？……”佟瑞国说，“就凭我是你老子。”渐渐地，他懂了，“凭什么”这三字就不是儿子问爹的话。在佟家，当爹的说啥，就得是啥。

不让玩玉，佟一琮也有自己的玩法，反正他不让日子孤单，不让日月冷清。他看画，不管是美术课本上的画，还是书上的插图，或者年画，或者小人书，他都愿意看，看了就在心里琢磨，那画好在哪儿，缺了哪儿，要是自己咋去画，咋画更好看。他也画画，也是有了这份灵气，但凡是见了的东西，三下两下他就能描出个样儿，活灵活现。他跟邻居王太奶学剪纸，剪出的蝴蝶翅膀颤巍巍，像要飞起来。他拉二胡，二胡是他自学的，老爹喜欢拉，老娘喜欢听，听多了看多了，他试着拉，一来二去学会了，《凤阳花鼓》、《摘椒》、《赛马》他都爱拉。他读书，把那些好词好句记在本子上，读到高中时，小本子攒了一纸箱，岫岩图书馆的老馆长对他特熟，每次见着都喜欢得不得了，不停地说着：孺子可教。佟一琮心说，要是让我玩玉石，这些东西我都不玩了。

不过，一个月里，有两天是例外，他能玩着玉石，这是佟一琮发现的一个秘密。那就是每月的农历初一、十五两天，老娘安玉尘都会突然不见踪影，而佟瑞国就会没着没落，不停地拉二胡。这日子他只拉两个曲子，《二泉映月》或者《长相思》，弄得佟家悲悲惨惨凄凄切切。事后，他问老娘干啥去了。安玉尘说，去你娘家了。佟一琮从小就没见过姥姥家的亲人。姥姥家在哪儿？老娘的亲人都什么样？佟一琮一无所知，在他看来，这是佟家最大的秘密。关于这事，他问过奶奶、老爹、老娘和姐姐佟一琪，甚至问过邻居家牙齿都掉光了的王太奶，没有人给他答案。老娘的身世是个谜，姥姥家是个谜。这个谜他没解开，但他也掌握了一个规律，农历初一、十五那两天，偷偷玩玉不会挨打。安玉尘不在，蔫头耷脑的佟瑞国只拉二胡不理人，谁玩谁疯谁怎么样都与佟瑞国无关。

于是每个月里的那两天是佟一琮最快乐的时光。漫山遍野地看玉石，走进河沟里摸玉石，再不就到玉石摊子看制作后的成品。那些摆弄玉石的老人儿都认识佟一琮，也知道他爹不让他玩玉，见了就会逗他，“佟一琮，今儿来玩了？不怕你爹打你了？”佟一琮眼睛盯着玉，头也不抬地答：“今儿没人管。”可有时看得上瘾，第二天，他又悄悄地去了玉石摊子，看看谁家又做出了什么新鲜玩意。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招来了佟瑞国的一顿打。

挨打不是光彩事，出了大山，佟一琮没和别人说过，他本身不是个多话的人，这点，随了老娘安玉尘。但凡事都有个例外，他还是讲给了外人，那人是程小瑜。

那年佟一琮二十三岁，读大四，地点是岫岩的小河沟，沟里的水是温泉水，清澈温润，水下的石头滑溜溜，佟一琮猜测，说不准那里面就有上好的河磨玉。那是他成为男人的第一次，他清楚程小瑜是他的第一个女人，不清楚自己是程小瑜的第几个男人，曾经，他为这事耿耿于怀，后来心思就淡了，第几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程小瑜是他佟一琮的女人，心和身都系在他佟一琮身上。

程小瑜是佟一琮的大学同班同学，班花、系花、校花。程小瑜漂亮，和一个叫冰冰的影视明星长得特像，虽然没有那种强大的气场，小清新却可以打出一百分，特别是皮肤，白里透粉，说艳若桃花绝对不过，用邻居王太奶的话说，小脸蛋掐一把能冒浆儿。如果非要挑出不足，也就是个头了，程小瑜典型的娇小玲珑，身高不到一米六，从外表看，是个典型的江南女子，一笑一颦露出来都是娇、羞。佟一琮最清楚，那绝对是蒙人的假相，这个女人骨子里写着野、媚，可那野和媚谁能看得到呢？也只有他佟一琮，想到这儿，他的嘴角不自觉地翘了上去。幸福啊，不光是猫吃鱼，狗吃骨，还有你喜欢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也死心塌地的喜欢着你，能变着花样地气你又能变着花样地哄你，让你的那颗小心脏又疼又痒，软软的身子挨过来让你酥到骨头里。

大学开学第一天，佟一琮就瞄上了程小瑜，他瞄是偷瞄，看一眼，心蹦蹦乱上半天。程小瑜微微一笑，佟一琮的魂儿就飞上了天，觉得血液流动的速度比高铁还要快，血液在血管里直接上演了一出电影特效，飞速加上超常规。末了仔细一瞧，人家程小瑜的笑是给别人的，那颗情窦初开的青涩小心脏像被人从



云彩上摔到了地下,还要踩上两脚拧巴几下。这种状态不光是佟一琮一个人,班上、系上、学校里的男生们都知道程小瑜,追着绕着往她身边凑,盼着能得到她的一点垂青。忽喜忽悲,忽冷忽热,忽近忽远,是程小瑜送给男生们的日常礼物。

佟一琮知道,若干的追求者当中,自己并没有什么优势。要论家庭条件,班里系里富二代、官二代比比皆是。要论个人条件,佟一琮只能算是中等,一米七八的个头,皮肤偏黑,玉树临风者大有人在。若论才气,明里暗里写给程小瑜的信雪片一样地飞来飞去,女生宿舍楼下,卖弄诗文者不是一例两例。可追女孩子这事,就像各地的招商引资口号一样,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优势创造优势也要上。佟一琮的优势就在于他的厚脸皮,厚脸皮是他的自嘲,是比较难听的说法,好听的说法是执著、坚持,是铁杵磨成针。

程小瑜从大一开始就没断过男朋友,通常的使用期是三个月,最短两个星期。无论男朋友是谁,佟一琮一直以哥们自居,不舍不弃地陪在程小瑜身边。他有自己的小狡猾,只有以哥们的角度走近,才能和程小瑜保持最长久的关系,才能最深入详细地了解程小瑜,才能有机会让自己一举获胜。

果然,几年下来,程小瑜的男友走马灯一样换了一个又一个。铁杆哥们佟一琮始终呆在程小瑜身边,成为不变的护花使者。程小瑜在班里、系里、校里的女朋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多数女生对程小瑜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羡慕嫉妒恨,程小瑜不理睬那些,照样我行我素,一副天马行空的架式。这样一来,佟一琮这个哥们儿更显出珍贵,程小瑜渐渐地习惯了生活中有个佟一琮,习惯了佟一琮静悄悄的陪伴。她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事儿,件件桩桩都讲给佟一琮,让他帮着分析,帮着拿主意。佟一琮不小气,从童男子的角度一一破解,每当他的主意得到程小瑜的认可,程小瑜都会猛地一拍他的肩膀:“虫虫,我太佩服我自己了,竟然能交下你这样的好哥们儿!”虫虫是程小瑜给佟一琮起的绰号,倒是和他的名字同音。程小瑜问过佟一琮,琮啥意思?佟一琮告诉她,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的筒形玉石,古时候的礼器之一。最早的玉琮在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发现,大约在5100年前,造型最大、制作最精、纹饰最美的史前玉琮,有“玉琮王”之称。程小瑜说,“那我叫你玉琮?”佟一琮说,“别,你还是叫虫虫吧,我喜

欢听你这样叫。”他把这个绰号看成程小瑜对他的昵称。程小瑜说，“我是小鱼，你是虫虫，看来，你就是我的食物啦！”听完这句，佟一琮知道，自己让程小瑜吃定了。

有一次，微醉的程小瑜兴奋之下，搂过佟一琮的脑袋，在他的额头上狠狠地亲了一下。为了那一下，佟一琮三天没洗脸。还有一次佟一琮在新年晚会上表演了一个二拉连奏，班里顿时掌声雷动，程小瑜和全班的女生一起每人给了佟一琮一个拥抱。除此之外，两人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好像仅限于哥们儿式的拉手，还有至多不超过十次的哥们儿式拥抱。

就这样，佟一琮亲身经历了程小瑜数次的恋爱和分手。渐渐深入的接触中，他慢慢理解了程小瑜表面傲气下的那份脆弱，理解了看似游戏的恋爱中，程小瑜并没有向任何人真正敞开心扉。一个自小父母分离，在爷爷奶奶宠爱里长大的女孩儿，自傲下隐藏着不想让人发现和碰触的自卑，以及轻微的恐惧症。他对程小瑜的感情从最初单纯的喜欢变得复杂，怜惜和疼爱夹在其中。他越来越坚信，总有一天，程小瑜会投入他的怀抱。

这份坚信在一个雪后的晴天里得到了大自然的强化，那天宿舍的哥们儿都出去了，难得的清净，佟一琮手里握着那个黄白老玉制作的手把件，望向窗外。手把件是考上大学时索阿姨亲手雕刻又亲自交到他手上的，上面刻着一条龙，索阿姨说祝福他鲤跃龙门，其中寄予的厚望，让他感动不已。窗外，前几天被白雪覆盖的地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渐露本色，他心生感慨，这世间还有比阳光、比温暖更强大的力量吗？当阳光普照，温暖会融化所有的冰冻，哪怕那冰冻藏在最阴冷的角落。即使程小瑜是块冰，也要用温暖将她慢慢融化，让她化成水，还要慢慢给她加热，热得烫人。



2

大四上学期结束时，程小瑜和一个富二代男朋友分手，程小瑜趴在佟一琮的怀里哭得梨花带雨。那天，佟一琮和程小瑜谈了几个小时，从小饭馆转移到咖啡厅，最后到了公园的小角落，从下午三点到半夜十一点多，还差五分钟又是新一天了。程小瑜泪水涟涟地说：“虫虫，我决定了，还是你来做我男朋友！”

当时风挺大，月色朦朦，佟一琮轻轻咬了下自己的舌尖，疼。确定不是做梦，他鼓足了勇气，左手慢慢地爬上了程小瑜的香肩，右手从程小瑜的细腰一厘米一厘米地往下滑。刚刚被自己牙齿咬过的舌头也没闲着，径直撬开了程小瑜的香唇。程小瑜没有佟一琮想像中的半推半就，极力迎合。这给了佟一琮莫大的鼓励，手唇一起用力，弄得程小瑜娇喘吁吁。这是佟一琮第一次听到程小瑜发出这种声音，霎时脑子发酥，身子发胀，爬在程小瑜身上的两只手更加有感觉。

可怕的事就在这时发生了，程小瑜含住了佟一琮的耳唇，舌尖像蛇一般地探进了耳朵里。呼吸轻柔，吻得酥酥痒痒，佟一琮霎时觉得天晕地转，一个趔趄，险些跌倒，幸好怀里紧紧抱着程小瑜，才站住了。程小瑜先是一愣，接着咯咯地笑了起来，停不住地花枝乱颤。好一小会儿才止住，别有意味地问：“虫虫，这是你的初吻？”

当时是半夜，程小瑜看不清佟一琮脸色，若不然，一定会看到他的一脸窘

相。事实上,那真就是佟一琮的初吻。面对程小瑜的突然打住,佟一琮后悔,盼了几年才盼来美人入怀,怎么这么没出息,哆嗦什么呀?

程小瑜情绪转变得特别快,说:“我们回去吧!再晚宿舍管理那个老修女又得骂人了。”

佟一琮没回答,一把拽过程小瑜,狠歹歹地堵住了程小瑜的唇,像把亏了几年的吻一起补上。

窗户纸一捅破,佟一琮和程小瑜就像两块橡皮膏,天天粘在一起。不过,俩人的亲昵也仅限于亲吻拥抱。佟一琮心里惦记着再进一步,可每到关键时刻,程小瑜就会叫“咔”。

毕业前,佟一琮正儿八经地把程小瑜请到了西餐厅,拿出大半个月的生活费,两人一人来了一份剔骨牛排,外加两杯咖啡,一份蔬菜水果沙拉,两份小点心。程小瑜吃完最后一口牛排,突然掉下了眼泪,说:“虫虫,你是个用心的好男人,我真感动……谢谢你大学这几年一直陪着我。”

佟一琮伸手擦掉程小瑜脸上的泪水,他见不得女人掉眼泪,特别是自己喜欢的女人掉眼泪,见着了,心里疼得能拧出水。佟一琮说:“小瑜,不哭,下个月,我带你到岫岩见我父母。”佟一琮没敢提去见程小瑜的父母,程小瑜爹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把她扔给了爷爷奶奶,除了拿些钱,不闻不问,程小瑜跟佟一琮讲过,将来的婚姻要自己作主。可佟一琮知道,自己这头不行,还得请示爹妈。

程小瑜站起身,坐到佟一琮身边,趴在他的怀里抽泣起来,说:“虫虫,你对我真好,我就知道没选错人。”

家人对于程小瑜到来的态度让佟一琮一阵喜一阵惊。

佟瑞国对程小瑜的到来非常欢迎,岫岩特色的菜肴一一端了上来。山鸡炖山菇、干煸蛾蛹、薄栎叶饼、山野菜等等,弄了满满一桌子。程小瑜没有第一次上门的拘谨,落落大方,一个劲儿地夸奖菜好吃,脸上挤满了笑。

安玉尘也热情,但话少,比平时还少。佟一琮心里没底,悄悄问,“妈,你看咋样?”

安玉尘眼睛弯成了月牙儿。佟一琮心里咯噔一下,完了,指定没好话。佟一



琮、佟一琪、佟瑞国都怕安玉尘把眼睛弯成月牙，看似在笑，实际上指定是另有说法。这次，安玉尘说，“挺好。”佟一琮的心顿时放下了，鸟悄地在心里说了句，妈呀，吓死我了。抬眼一看，安玉尘的眼睛更弯了，从初十的月亮变成了初三的月亮，接着叹了口气，“有眼不识金镶玉，这个……是给别人养的。”

佟一琮习惯了老娘怪里怪气的话，可这一句，让他的心拔凉拔凉。程小瑜是漂亮，是招风，是换了十几个男朋友。可自从跟了佟一琮，再没和别人打情骂俏，跟别人连句过分的玩笑都没有。程小瑜是铁了心跟佟一琮，佟一琮是铁了心娶程小瑜。两情相悦的两个人，怎么可能是给别人养的女人呢？佟一琮还想再问安玉尘一句：“这女人难道娶不得？”话没出口，安玉尘又叹了一口气，道：“也是咱家的人。”佟一琮胸口像堵了块石头，咽不下吐不出，憋得难受，心想，老娘您老怎么总这么说话呢，玄乎乎地，吓自己儿子玩儿，拿别的事吓也成，怎么还拿婚姻大事来吓呢？这可是涉及到佟家下一代的重要大事。

佟一琮转过头，去问老姐佟一琪，“姐，咋样？俏不？”

佟一琪冷眼一瞥：“俏?! 一眼就看出妖来了，像妖精！”

佟一琮没好气：“你才妖精呢，瞧瞧韩风让你迷的，都找不着北了。就你那臭脾气，看上你哪儿了呢？”

佟一琪飞了下眼风：“我哪儿都不好，可他乐意呀，气死你！”

佟一琮说：“程小瑜是妖精，可我也乐意！”

姐弟俩在一起没有不吵的时候，佟一琮早习惯了老姐的冷嘲热讽，在他老姐的眼里，他身上就没有优点，他的东西没有一样入得了眼，他的女人，自然也是入不了佟一琪的眼。不过，老姐怎么说佟一琮都不在意，他太了解老姐的性子了。佟一琪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着程小瑜妖，饭桌上挨着样的给程小瑜夹菜，愣是把碗里的饭菜堆成了小山样儿。佟一琮在一边悄悄地笑，知道老姐还是向着自己的，还是自己挨了欺负能拔刀相助抡起板砖撵得几个小子疯跑的老姐。

出人意料，向来对佟一琮提反对意见的佟瑞国，竟然对程小瑜赞不绝口，背地里，拉过佟一琮：“儿子，这回眼睛长得挺正，这姑娘，好，看着就有福相。商量商量，适当的时候，就把结婚的事给定了。结完婚，你俩就到外面闯荡去，闯

出一方天地,将来老爹老娘也跟着你们到外面长长见识。”佟一琮嘿嘿直乐,心说老爹性子太急了,这可是程小瑜第一次来佟家。不过,他也感激老爹只说程小瑜有福相,没说腰细屁股大能生儿子之类的话。

来到岫岩的第二天,佟一琮带程小瑜到外面转。佟一琮说,“得空儿了,再去鞍山,鞍山的千朵莲花山,二一九公园,温泉,都是顶好的去处,咱先看岫岩。”岫岩有山有水有风景,最有看头的还是玉石市场,在他读大学的几年里,岫岩的玉石市场已经从露天摆摊变成入室进厅,他知道程小瑜喜欢热闹,光是那些玉件就够程小瑜一看了。去的路上,佟一琮给程小瑜讲岫玉,玉石王,精灵古怪的传说,神采飞扬。程小瑜说:“虫虫,除了岫玉,没发现什么东西能让你这样专注。”佟一琮一笑,“谁说的?还有你呢!”程小瑜扬起了拳头,那场景和电影里看的一样,特俗,可佟一琮觉得特美。

岫岩的玉石市场有些年头,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岫岩就有了由琢玉作坊和玉铺组成的玉石街。关于那段历史,佟一琮小时候听爷爷讲过。那时的玉石街都是前店后厂的作坊,可也是卧虎藏龙的地界,能在玉石街站住脚的人,除了岫岩本地技艺出众的玉匠,还有不少以前在皇家和王爷府的玉雕能人,当年的长兴玉、兴记、德聚兴等八家玉铺是关东有名的岫玉八大家。别看被称作八大家,当时雕制的多是些小物件,像烟嘴、镯子、戒指、手球、帽花、佛珠之类的,只有极少的几家能做些中型的人物、花鸟、走兽摆件,倒不是匠人们的技艺不行,而是雕玉的工具和现在相比差太多了。就好比台湾故宫镇馆之宝“翠玉白菜”,那原是清朝光绪皇帝之瑾妃的嫁妆。用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原材,雕琢出鲜活得足以乱真的白菜,叶片上有两只小虫,一只螽斯,一只蝗虫,如果用今天的工艺来考量,技艺达不到极致,但若放在当时,却是极品中的极品。当然,这只是佟一琮的个人看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玉石街消失了。关于那些年的经历是岫玉雕刻师们最不愿意提及和面对的历史,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岫岩县城汽车站前有了玉石早市一条街,早上五六点钟开市,八点左右闭市,经营时间虽然只有两三个小时,倒也红红火火。哈达碑镇是岫玉的主产地,也自发形成了玉石一条街。没读大学前,那是佟一琮最常流窜的两处地方,他只看不买,只是为了玩,

